



最熟悉的陌生地

□王晚鹞

从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出发,不过十来分钟,车便停在了柳青广场。一排排新建的房屋在山坡上整齐地排列着,家家都有一个红大门,院内绿绿的蔷薇叶子探头探脑地伸出来,打量着我们一行。转过一个路口,一面土墙上忽然出现白底黑字“皇甫柳青”四个大字,尽管有准备,心里还是一怔,仿佛在最不经意处邂逅故人,惊喜又意外。顺着土坡往上爬,道路左边陈列着破旧的轱辘、石磨、旧水缸和架子车,右边的土墙上挂着四五块原木板,记录着柳青的人生大事,粗糙、简单,处处散发着一股敷衍与做作。原本以为,皇甫会有一些久远的陈旧,会依稀看到梁生宝、徐改霞、梁三老汉、郭世富和郭士杰的身影,会与当下一夜之间全新的村庄有着距离性的差别……春风吹来,路边的樱花簌簌落下,铺满一地,恰似我怅惘又凋零的心。

顺着路标往前走,来到一棵皂角树下,据说是柳青当年送客的地方。这棵树约有三层楼高,枝干粗壮,独自兀立在路边,让人感到一种孤独的悲怆。柳青是老革命,建国初期就担任《中国青年报》编委、副刊主编,属于副省部级干部,本来在北京生活得好好的,却毅然挂职长安县委副书记,住在破庙里,在皇甫村落了十四年。当年,不知道有多少乡邻曾经踏进皇甫,走过这棵皂角树,憋着一肚子酸楚和一缕缕温暖的希望叩响柳青的家门,走进了中官庙简陋的书房,然后对着光头的作家倾诉,最后得到他的安慰和帮助。柳青去世已近五十年,这棵树曾经给贫农以生存希望的皂角树,好像还没有听到春风的呼唤,稀疏的叶子无精打采地蜷曲着。我伸手摸了一下粗粗的树干,细细的棘刺扎进手心,一如当年的激情岁月。

皂角树不远处,便是柳青故居。青砖灰瓦的小小院子,还存留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种记忆。走进室内,大通铺、蓝底碎花被子、世界地图、自行车、马恩的画像与伟人的语录扑面而来,仿佛走进了电影《柳青》。出后门左拐,有一个极小的院子,便是作家的书房,一棵高高的桐树像士兵一样伫立在门前,守护着书房。在这间不超过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,柳青写成了《创业史》。书房的陈设

很简陋,黑乎乎的书架上胡乱放置着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籍,落满了尘土,清一色贴着图书馆的借书签印,显然是被淘汰下来的教材和通俗读物。这些书籍委屈地蜷缩在这里,眼巴巴地盯着每一个访客,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翻开它们。我忽然有些心酸。柳青不同于其他作家,他有一颗赤子之心,操心着贫苦农民的疾苦和委屈,以真诚之心寻找农村的道路,一心想创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史诗性作品,计划从互助组、合作社,一直写到飞跃和人民公社,但天不遂人愿,他到死只完成了一半。更让人心情沉重的是,柳青逝世两年,中国农村便开始包产到户,继而人民公社解体,经济改革的大潮滚滚而来。可惜半部《创业史》,从此困置在皇甫,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。

走出柳青故居,确切地说,是2019年新建的故居,真正的故居在左面的150米,早已毁于山洪和泥石流。出门时,我给坚守在此处志愿做讲解员的刘田民老伯拍了一张照片。老人满头白发,穿着朴素,精神矍铄,胸前戴着一枚像章,彰显着特殊的时代记忆。我盯着他胸前的像章看了很久,觉得这像章应该是他的护身符,也好似时光道具,让他能够自由穿越七十年的时空。他说他是《创业史》中才娃的原型,今年已经78岁。那一刻,我心里仿佛有海啸涌起,可我只是静静地站着,假装抬头找那只云雀,它刚从老人身边掠过,飞向了河边。不经意间,《创业史》中年龄最小的人,已然进入古稀之年。当他们这一代人陨落,将来的柳青,又靠谁来怀念呢?我一边低头想着心事,一边走过凹凸不平的路面,穿过澗河,随大家前去找梁生宝的原型——王家斌故居。柳青十四年都走在皇甫的大路小径和渠边水畔,我踏在已经消失了柳青脚步声和印痕的土地上,仍然执拗地试图感知一

个伟大灵魂神圣的灵性。

清明前后,“蛤蟆滩”的稻地青裸,旱地小麦拔节了,迎春花谢了,蒲公英和马兰花开了,庄稼院周围的榆、柳、槐,“汤河”两岸的护堤白杨都放出了鲜嫩的光彩。“整个蛤蟆滩田野间的花绿世界,变成各种羽毛花丽的小鸟嬉戏的场所了。百灵子、金雀、金翅、画眉……统统处在恋爱阶段;南方来的燕子,正从稻田水渠里衔泥、筑巢;而斑鸠已经积极地噙柴垒窝,准备孵卵了”——这是柳青眼中的皇甫,也是梁生宝,不,是王家斌美丽的家园!

抬眼望去,“蛤蟆滩”变成了皇甫川,旱地小麦正起身往上蹿,却完全看不到“蛙鸣十里,水稻飘香”的情景,那梁生宝买来的水稻种子又去了哪里?要知道,1956年秋季,王家斌买了新稻种后,皇甫乡新水稻大面积丰收,创造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纪录。反复询问,才知道澗河源头石砭峪于1971年修建了一座大型水库,严重影响了澗河水量,昔日宽广的河流只剩下了涓涓细流,两岸栽种水稻也越来越难。再后来,水稻便在皇甫逐渐绝迹,代之而起的是大面积的草莓种植。

一路打听,一路寻找,在问过六个人后,我们终于来到王家斌故居。映入眼帘的是三间小小的土坯房,一个小小的院子,在两旁邻居华美房屋的衬托下,是那么的狭小、逼仄。院内高过一人的野草,墙上风干的三两串玉米,两只流浪的野猫,都让人感到一种被遗弃的凄凉。院内还有两棵柿子树,裸露着干瘪的枝干,身上挂满了飞蓬,耷拉着头,枯死好久了。这两棵曾经给穷人、贫民以生存希望的树已经死了。1990年6月13日,走完了72个春秋的人生之路后,王家斌与柳青同月同日去世。这两棵树大约也徒感寂寞,已经失去了承载穷人希望的自信和骄傲,随他俩去了。那扇

黑色的大门静静地关闭着。明知道再也不会有人敲响了,我还是忍不住踮起脚,轻轻抹去了门上的蜘蛛网。

柳青的遗愿就是:“如果我死了,就埋在神禾塬上。有办法了,就买个枋;没办法了,就用草席一卷。”遵从他的遗愿,他的后人将他的一部分骨灰归葬在皇甫,现在建成了柳青纪念馆。公园里杨柳青青,远处是终南山的重峦叠嶂,脚下就是蜿蜒流向西北的澗河,塬上是成片的麦田,绿油油的。我想,柳青会很喜欢波浪翻滚的神禾塬。我看不到柳青了,也触摸不到他喜欢的水稻了,却可以远眺南山,在他喜欢的皇甫走一走,嗅一嗅野花香,获得某种感应和感受,或是一种强大的心灵支撑,已经够了。是的,这里已没了剃光头、戴毡帽、穿对襟袄的柳青,没了住牛圈、在牲口交易市场与人在袖口里捏指讨价的柳青,没了送客到皂角树下的柳青,也没了在破庙里摊开稿纸书写心灵的柳青了。然而,一个伟大的灵魂却无处不在。

据说,路遥曾多次来到柳青墓前痛哭。他在哭什么?是否和我们一样,是苦于找不到柳青的真实踪迹?是忧伤于皇甫一夜间成了千村一面的陌生地?是感慨于不远处的南堡古寨成了现代化的唐村?还是伤心买到的荠荠菜注了水?或是让新栽的樱花树和薰衣草闪瞎了眼睛?在这个温柔的午后,在皇甫的风中,我的心像一朵朵飘落的白玉兰一样,凌乱不已。

这里,我无意探讨新农村的建设问题,我关心的是人对田园的态度。我很迷茫,当一个神态各异,性格不同的村庄建筑和风貌,越来越和大城市无限趋同时,传统士大夫在与与穷、仕与隐、庙堂和田园之间最后的栖息地被生硬抹去后,我们又该去何处安放自己的心灵?起风了,明日该是春分了。

近两年来,母亲总是喜欢来找我帮她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。每次看着我麻利地将线头从细小的针眼中穿过去时,母亲的眼中便会溢出满目的羡慕与欣慰来。是啊,光阴似箭,时光里那个总围在她身边转圈圈的小女孩儿已然不复当初模样,而她的青丝却也被数不尽的光阴染成了银发。

前天,当我将最后一颗纽扣钉好后,窗外已是近黄昏了。我站起身来揉了揉眼睛,再定睛看,街道对面的一棵老树下,母亲和身边的姐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诉说着什么。那夕阳的金粉,似乎将她整个人都给笼罩了起来。我望着夕阳里树的影子,忆起了那树下所发生过的事儿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,太阳温暖得像盛开的棉花,一朵一朵地落下来,覆在树下的土地里,唤醒了世间所有的温良。尚处于少不更事的拿着从邻居姐姐家借来的布娃娃,跌跌撞撞地挤进树下的阳光里,举起手中的布娃娃对母亲说,我也想要这样的布娃娃。

母亲闻言抬起头,她头上的青丝在阳光底下散发出耀眼的光泽。她说好。那之后的几天中,经常能看到她拿着一支铅笔在报纸上画了又画,描了又描,然后熟练地穿好针,捏起那根小小银棒穿梭游走于那一块布上,开在童年的欢乐中,也开在光阴的故事里。

是啊,光阴似箭!它让一棵棵小树苗变得越来越高粗壮,让一座座老屋逐渐销声匿迹,也让每一位母亲的青丝成了白发。即便如此,春天的花开秋天的明月,夏日的凉风冬天的霜雪,以及那童年的村庄年轻的母亲,他们的存在构成了我挥之不去的童年光阴,汇成了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光阴故事。



□陈丽君

光阴的故事

它开心了,便也跟着哈哈傻乐起来。母亲温柔地站在旁边看着,脸上绽放的笑容如同这世间最最圣洁的女子一般。这一幕,在后来那些许许多多难熬的日子里不断地涌上心头,它告诉我,我的身后还有着如同灿烂盛开的野菊花般的温柔,有大把艳阳照在里头,别气馁,坚持住,只要熬过了那些个严冬,那些生命之花便能开在春风里,开在大树下,开在童年的欢乐中,也开在光阴的故事里。

“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,就在那么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……”是的,正如罗大佑先生的歌中所唱的那样:青春易逝,韶华易老,流水带走光阴的同时,也带走了许许多多的曾经。然而那发生在光阴里的故事,却是刻在我们一生的记忆里,永难相忘。



老板是农民

□肖曙光

了农村,但2019年,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部署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,让他心头为之一振。

“这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好时机。我要回到农村去,那里才是我的根。”在外闯荡了三十多年的姚赵忠,发现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地方,还是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,骨子里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农民。农民哪能离开土地。

农场初创困难很多,一些村民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他,他就上门,耐心细致做工作;道路不通,几次三番找相关部门反映,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,修通了道路;环境差,他带领全家人和农场工人,经过几次环境卫生整治,让农场旧貌换新颜。

“不容易啊。”我感慨道。“当然了,一起创业的弟弟没坚持下来,我是属牛的,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劲。”姚赵忠这样对我说。

农场建起来了,像父辈那样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,在土里苦苦创食的农民,还是做新时代的新式农民?姚赵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

一汪碧水的鱼塘里,几个蓝色的大圆桶吸引了我的目光。“这可是个好宝贝。”姚赵忠兴致勃勃地介绍道,“过去只要往鱼塘里投放饲料就行了,但鱼粪污染了水质,不环保。鱼养多了,就会缺氧,产量低。有了这套池塘内循环高密度圈养系统,实现水循环流通,鱼类排泄物,通过循环系统全部收集到塑料大圆桶中储存,又成了稻田里的肥料。通过系统不断增氧,增加了养鱼的数量,产量提高了,养殖的鱼土腥味降低了,口感更好,经济效益提高了5倍以上。”这个在广东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支持下开展的项目,让姚赵忠尝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。

之后,他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合作,打造名优水稻种植推广示范基地,生产的丝苗米,因米香浓郁、口感软糯,成为当地的抢手货。



如今,华南农业大学、广东省农业科学院、仲恺农业工程学院、华南农大生物药品有限公司等众多科研院校都成了他的合作伙伴。

稻田边,金黄的稻穗低垂,清风吹拂,稻浪翻滚,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。“你看稻田里有啥?”姚赵忠问我。灌满水的稻田中,一群鱼儿在欢快地游动。“这是我们投放的禾花鲤。”姚赵忠又指着不远处的稻田说,“那些稻田里还养了鸭呢。”我引颈张望,一阵嘎嘎的鸭叫声传来,果然有一群鸭子在田里戏水。

“这项农业技术叫稻鱼鸭共作模式,在稻田中种稻又养鱼养鸭,这种生产模式既绿色环保又高效种养,比单种水稻亩产效益增加90%以上。”姚赵忠一脸惬意地告诉我。

鱼塘中,鸡鸭田间,稻鱼鸭共生,好一幅和谐自然的画面啊。

科技让农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经过几年的发展,优农家庭农场成为“种养结合”的现代化家庭农场,被评为广东省示范家庭农场。

说话间,一群人从我们身边走过。他们是来农场游览还是开展拓展训练的?农场除开展农业生产,还建设了科普基地、亲子游乐场、拓展训练基地和民宿,发展多种经营。

“他们是来农场培训的。”听了姚赵忠的话,我很诧异,“你要给他们上课吗?”姚赵忠笑了,“谈不上上课,只是与他们分享创办农场的经验和现代农业的体会。”农场是广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示范基地,一些高校组织培训的农民学员来农场参观和学习。

每当这时,姚赵忠会在黑板上写下“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”几个大字,用他的广式普通话跟学员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:“我们赶上了好时代,要为乡村振兴出一把力,这是我们新时代农民的责任和担当。”



山乡春晓

王泽民摄

黄昏降临广袤草原

□安 宁

一出机舱门,就被呼伦贝尔清冷的气流裹挟,全身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,牙齿也冻得瑟瑟发抖,嘴里似乎有两队人马在大动干戈,人有从酷暑瞬间穿越到深秋的恍惚。

刚刚下过雨,天空蓄满厚重的乌云,大地静寂辽阔,湿冷的雨珠沾满每一根草茎。于是,整个呼伦贝尔草原便沉甸甸的,大片大片的绿意摇摇欲坠,仿佛要从湿漉漉的草尖上坠落下来。

弟弟贺什格图开车接我回来的路上,顺便绕了一圈,带我参观一下西苏木。我惊讶地发现,不过短短的两三年,我已经有些不认识这个草原小镇了。它如此陌生,陌生到家家户在国家的补贴政策下,全部拆除了旧房,原地建了新房。

贺什格图家的格局,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原来的房子变成了牛圈,此时牛正寄养在水草丰美的夏牧场,母鸡们便暂时得了天下,在里面吃喝拉撒,好不快活。但它们活不过雪花纷飞的十月,就被弟媳凤霞毫不客气地全部宰杀,放入冰柜,供全家在长达半年的漫长冬季里享用。

因为孩子们总是吵嚷,房间又不够,没有让我可以安静写作的独立空间,弟媳凤霞便带我去对面新搬来的邻居家,看看他们那里是否有合适的地方。小镇虽然人口日渐减少,却有一些海拉尔市区的居民在此地买房,夏天时搬来度假。伊敏河岸边就有一

家。黄昏时经过,看到开满野花的阔大院子里,停着几辆汽车,还有一座花纹精美的蒙古包,坐落在院子的正中央。隔着栅栏,听到房间里有女人在唱长调,窗户上映着举杯喝酒的朦胧人影。

不过凤霞对这个新邻居,却是地道的本地人。女人在苏木医院上班,属于事业单位职工,每个月可以领到四千元工资。因为有人文化,又喜欢读书报,她很早就听人说过我是作家,还知道十年来我一直在坚持记录西苏木小镇的故事。因为陆续刊发的作品里,有对人生悲欢和一些家长里短的真实记录,又恰好被家里人看到,导致凤霞和亲戚间生出过一些不愉快。尽管时间让这些起伏的烦恼最终恢复平静,但当女人提及我写的故事,在本地引发的影响时,我敏感地捕捉到凤霞眼睛里有一丝躲闪;而且她始终不接女人的话题,我便知道凤霞依然心存芥蒂。为了避免尴尬,我赶紧拿别的话头岔开。大约怕被我写人作品,女人看见我拿出手机拍她家可爱的小羊羔,迅速地躲开我的镜头,并笑着说:别拍我啊。

女人家院子里拴着一只黑色的小狗,看见我们进来,它紧张地转来转去,发出低沉奇怪的声音。那声音在清冷的雨天里,听上去有些苍凉,仿佛来自荒野丛林的呼唤。

你们家的狗好像不喜欢被拴着。我对带我去看房间的男人说。它不是狗,是一只母狼生下的,只不过它的父亲是一只狗。男人淡淡地说。

我吓了一跳,这才明白那悲怆的吼声是狼的嚎叫。我快步离去,不想惊讶这将被驯化成家犬的狼。

我没有看中邻居家只有一个低矮矮的狭小房间,我宁愿选择睡在凤霞家的沙发上。阿妈很快做出了调整,让贺什格图睡沙发。原本,我还想找旅店去住,但凤霞骑摩托车载我绕着西苏木兜了一圈,才发现这个愿望已经无法实现。随着镇上的人慢慢迁往城市,旅馆早已倒闭,就连理发店和澡堂也关闭了。这也意味着,这段时间如果我想洗澡,要么在房间里自己用水盆打水擦洗,要么打车半个小时,去巴彦托海的澡堂。

忽然忆起十年前刚刚抵达草原的时候,我在院子里搭建的简陋太阳能“浴室”里,一边洗澡,一边看一只肥胖的田鼠,从窸窣作响的塑料帘子外大摇大摆地穿过。想到这里,我忍不住笑起来。

十岁的牧羊犬阿塔,已经老得跟阿爸一样,走路缓慢,摇摇晃晃,毛发斑白。它的眼睛大约也有些看不清了,总是很用力地透过额前长长的毛发,从缝隙的光亮里分辨着来人。蚊子围着它嗡嗡地飞来飞去,它懒到动也不动。好像,趴在地上的它,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坟墓,它留恋人间,渐渐腐朽的身体,却没有力气给予人间更多的热情。我站在光阴浩荡的庭院里,注视着黄昏的光,将我和老去的阿塔一寸一寸包裹,而后缓缓降临细雨弥漫的广袤草原。